

2025-3-8

294 西方解体与美元重置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8日乙巳年二月初九，今天是聊天儿“西方解体与美元重置”，选的题目太重了！其实好多朋友不希望我讲太抽象的太脱离现实的东西但现在只能讲这个东西。其实讲这个东西艰难程度确实超乎想象，不过在这时讲这个东西他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今天讲的这个内容稍微的脱离一点现实（抽象一些）但他确实是可以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框架认识问题。

虽然我背了一个星期的课，但今天是聊天所以我不打算按我写的大纲来讲，我想以漫谈的方式进入。我先谈金融，我给他个主题叫“祛魅”，我想为金融“祛魅”，要把这个剥开来，不然的话很难办！因为大家理解的金融是存在一定问题的。约定俗成的东西、被神秘化的东西、被鬼神化的东西、被神圣化的东西往往成为别人操纵的工具。

金融在国家治理方面几乎是最重要的领域！特别是在500年殖民的末期（第三代殖民）。古典殖民杀人留地，现代殖民是留人留地要主权，殖民的3.0是“资本殖民”，他要资本利得。因为资本殖民他是经过化妆以后的一种貌似温文尔雅的模式，在殖民3.0的末期这个金融殖民变得极为的痛啊！

但由于我们对金融的不重视，所以资本殖民的时代才会出现“苏联解体”、“平成战败”乃至于一系列国家的悲剧，你可知金融多么的重要！金融重要到什么程度？连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我们都漠然不知或者是浑然不觉！其实就是以金融战的方式缓缓展开。因为一旦掌握了金融就像掌握了魂魄掌握了命脉，他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金融第一句话是他极重！他极重！！

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可能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工具的效用！我在讲桑弘羊的时候我讲过汉文帝时代贾谊《治安策》，也讲过汉景帝时代晁

错的《削藩策》，他们俩在政治上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方略也不能说有大错误，但是遇到方法论上的问题，它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难以实施的状况。所以贾谊被围攻而英年早逝（给气死了），晁错干脆被腰斩于市，死的非常惨烈！

只有汉武帝通过卫绾、通过桑弘羊，使用财政金融手段、用收回“中央铸币权”的方法，重新控制了大汉的财政金融，他们用“盐铁官营”将税务一杆子插到底控制了中央的经济命脉，同时他们采用“均输平准”稳定了大汉的经济。它是多么的重啊！就是以一个五铢钱基本上收回了所有藩王的经济权利。藩王手上没有了铸币权、没有了经济财源就造不了反，削藩才有可能性。

“盐铁官营”，中央税收一竿子到底，藩王就动不了了。当盐铁官到地方到郡县的时候，藩王如在中央税收之外进行苛捐杂税，他们是能看到的、能及时上报汉武帝的，这实际上是完成了经济的控制。至于“均输平准”那就严厉的处理了这帮聪明的小金融家们的投机倒把，残害老百姓的过程。所以三策导致我大汉帝国的强盛。

我们为什么叫汉族？因为汉武帝控制1000万平方公里、控制了（人口高峰）大概5000万到6000万人口，才形成了中华帝国的基本骨架，所以我们叫“汉”。而构成这个东西的经济基础就是我才说的那三个经济政策——收回铸币权（就是五铢钱）、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吗？如果不能铸五铢钱大汉帝国只能养5万兵，收回铸币权就是30万大军（其中有10万精锐骑兵），不要说削藩了，连匈奴也直接打的满地找牙。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事非常重要！

回看我党从井冈山的斗争到延安抗日战争最后到解放战争，我们怎么赢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是重要但那个不是根本的，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改革政策”使我们终于掌握了财政和金融主权！在我们的根据地有完整的财政和金融主权，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是赢在这个上面的！回看古今中外的历史谈“治理”二字你如果不懂“财政和金融”，放纵会非常之危险的！

我今天谈金融，第一个想说的是，它真的是重啊，是极重是至重。第二句话，忠诚或者叫忠贞。负责金融的官员要极度的忠诚，极度的忠贞，一点丝毫的个人利益、机构利益、部门利益都不能有。如果有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机构利益，就一定出乱子。美国，我一会儿要谈，美国和西方出问题的原因就是金融主权旁置啊，不在手上了。负责这件事情的人不是忠诚忠贞的共和国的赤子。如果他不是赤子，他又控制了这个东西，危险了！

我刚才说汉的历史，我再举唐朝的历史。李世民非常厉害，把大唐的结构，关陇集团建立的大唐结构非常好。百年之后，遇到了李隆基和李林甫，李隆基信赖李林甫，李隆基并不笨。但李林甫这个人极端聪明，精通金融。所以他开始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以银代租、以银带庸、以银代调，租庸调都用现银可以交割，不用交公粮了，不用来服徭役了，不用交兵器了，交银子就行了。然后钱柜和飞钱由李家子弟门生全部控制。

然后就是通过紧缩。100斤粮换不了交税的交租的那个银两，开始卖房子卖地、卖儿卖女，大规模土地兼并开始。正规的义务兵没钱了，养不了啊，收不上税啊，变成了雇佣兵，瓦格纳集团。而且这个瓦格纳集团交给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手上。大唐就是个金改，毁掉了，毁掉了。忠贞忠诚，为什么金融必须忠诚和忠贞？因为金融是信用。它不是个人、部门和机构的信用。

它是国家的信用，它是执政党的信用，少了忠贞和忠诚，一切的技巧技术，所有的东西都是个屁，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今天看到的当年苏联解体、日本的平成战败，很快我们将见证美国的衰落，都是这个问题。它不是代表这个国家，它也不是为了人民。当个人利益、机构利益、部门利益超越了国家和人民的时候，你知道，金融可以让你经济腾飞，它也是屠戮的工具啊。为什么要靠金融战呢？所以，忠诚和忠诚是对金融人最本质的要求。

最后，祛魅，我想说的是极简。金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的妈妈都是懂财政和金融的，不然她怎么操持一个家庭。我一再说，妈妈是天生的财政部部长。她再穷，也想办法让孩子吃饱。她再富有，也想节约。妈妈是最好的财长。它不是一个复杂到你听不懂，一旦你听不懂财政金融的逻辑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今天说的话，那一定是个骗子。金融极简。五铢钱不简吗？收回铸币权不简吗？敢私印铜钱、五铢钱者诛九族不简吗？盐铁专营不简吗？均输平准不简吗？

如此简易的事情被搞成了几百页纸，上千页纸，还说不清楚。语言不行，要用数学公式要用方程式，还说不清楚。那是要干什么？如此的花里胡哨，如此的妖魔鬼怪，那是要干什么？如果我们不能为金融祛魅，走不远啊。它必须是极简的，它必须是让每一个老百姓听得懂的，它必须是服务于每一个人的，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这件事非常重要，极重。这件事情需要忠诚，这件事情极为简易。

好，第一部分结束。我们进入到今天主题。从过完年，后来去趟上海到回来，一路上的朋友们都在追问：川马新政想干什么？川马新政，如你认为它是一次类似于文革的夺权，那它要夺谁的权？夺什么权？今天我在讲什么东西是最重？金融！那他们要的就是这个。那么你理解了金融的权力的核心部分吗？

金融权力的核心的部分包含了两重。第一个是征税权，第二个是铸币权。征税权是财政权，它是金融的底盘基础。第二个是铸币权，铸币权才是金融最核心的权力。财政征税权和铸币权，财政金融主权构成一个国家的核心主权，国家主权不是一面旗子，不是一片土地，它最核心的经济主权就是征税权和铸币权。征税权马斯克没什么好夸的，因为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它主要的征税权在地方。

联邦税赋和州县的税赋分的很清楚，他们所能动的只是联邦的部分，而联邦的部分川普已经做出了慷慨的承诺，是要减税的。所以征

税权上没什么需要争的。那么就是铸币权，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焦点问题。怎么夺这个铸币权？这个铸币权在谁手上？为什么要讨论铸币权的问题？为什么马斯克和川普都那么重视数字货币？他们手上都有自己独立的数字货币。为什么他们要查金库的账？为什么黄金会出现如此的暴涨？他们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铸币权呢？

难道马斯克想学桑弘羊弄出一个新的五铢钱来吗？说到这儿，你可能有一丝丝的恍然，因为我上一次给大家布置的功课是Web3，是通证化，是稳定币，我让大家先摸一下这个底。然后，其实美国人真的在考虑新的五铢钱的问题。这个思考可能已经有框架和模式了。只不过整个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问题和阻力，因为涉及到旧有的、现在的美元和未来美元的这种平滑过渡和中间剧烈的风暴。

请注意我的陈述，不是波动，不是风波，而可能是一场风暴。这个动作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川普的执政时间是四年，但中期选举具有决定性；如果中期选举他之前把事情搞乱了，失去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是他失去立法权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将无法正常推动。所以他在拿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时候，必须完成新美元的催生诞生。也就是说他要铸的这个五铢钱必须成为现实，并且能带来美国的一次新生，并且可以赢得中期选举，这才行。

西梅尔哲学，其实对货币问题研究得是比较深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货币，一个伟大的货币它是有质的，质量的质。而且这个质和这个价，它的这种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货币本身的价值，而市场表达价格和它的质有的时候会严重脱离，我们可以把这个质理解为含金量，就是一个货币的含金量。美元，同志们认为它是37万亿美元的负债。

但美元，美国人整体围绕着美元形成的总负债是230万亿美元，你能理解美元现在的含金量吗？如果你懂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提短股长金。美元走进尾声了，能否重置我不知道，能否用新的美元来替代旧的美元我也不知道，但美元走进尾声了，他必须得有一

个解决，或者是一次性的了结，要有一个了断。这件事情我想深刻研究财政和金融的人都清楚。

我的信息还没到那个程度，还无法接近美国头部最核心的人，所以我不能准确的掌握到他们是如何思考美元重置的，但是我知道，发行新的货币会有问题，一定是旧美元充值和重置。旧美元的充值和重置是一个最佳选择，充值的方法，现在是以贸易战开打作为一种方法，格林兰岛也好，加拿大也好，将来的墨西哥也好，都是充值的一部分，就是为美元充值，就是砸资产进去，添资产进去就是充值的一个过程，但这些充值准确的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面对230万亿没用。

他必须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帮他完成充值，多么庞大？千亿人民币规模的经济体，百万亿美元级别的经济体，目前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只有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为美元充值，他才有机会。但今天，按照美国人的揍性（德行），按照美国人的玩法、打法，能强迫千万亿资产的中国为美元去充值吗？靠几个小殖子就行吗？我个人认为，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节点，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如此程度，明白到如此程度，再来不成了。

其他的充值方式，只能是救急，不能救命。其他的充值方式，例如战争，可以导致全球美元资本回流美国，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并不解决根本性问题。美国人想再造全球的资产和商品的交易模式，就是将实物交易的模式全部上线，并且将它数字化，并且加密化，变成（新货币）就是我说Web3、通证化及稳定币，是在讲他们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错过了最佳时期，因为最好的时间节点被错过了，我觉得这事情如放在15年前是最佳，如放在十年前也有机会，但到了2025年不行了，时间不够，就是马斯克再天才，马斯克是有天智水平的智商的，他带了六个达到睿智水平智商的小朋友一查账就能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已经堪称奇迹了，很了不起，但如果他想完成这

样一个全球性的部署，在两年之内完成，2027年之前完成，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概率几乎是趋近于0。

所以我对此并不看好，另外总统是川普，这个马斯克的角色有点像周瑜，大都督，虽然高度集中权力，但你知道他毕竟不是NO1，他不是总统本人，因为他手上没有绝对的王权，同时王权所依赖的那些七梁八柱，那些国务卿也好，财长也好，几乎这七梁八柱只从王命，不会听马大都督的。

所以这个王还不太像商鞅遇到的秦孝公，秦孝公几乎是跟商鞅合体，就是商鞅几乎拥有了秦孝公宫内一切王权，才能把事办成。但我看了看，川马没办法合体，虽然关系现在还是很好的，但是没办法合体，他不可以代行总统权力；即便是代行总统权力，今日之美国总统也没有秦孝公高度集中的王权，就是秦国的王的手上的绝对的权力和权威，也没有。所以涉及到最根本性的问题，铸币权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初始的规划是好的。

初始的规划是不错的，因为在数字化过程中，通过通证化来将大部分的资产和商品全部变成数字化的，就是有数字型的资产，数字型的商品，也有数字化的资产和数字化的商品，这个过程，特别是将全球搬到数字上去，搬到线上去，这个时程我觉得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两年绝对不行。只能部分的解决货币的问题，可以建立交易平台，可以解决数字货币的问题，但资产和商品的交易由实体的进入到数字，没五年绝对不行。

有没有可能创造奇迹，我个人认为，川普倒是说了一句实话，如果中美合体，中美一体化，这个奇迹有可能可以创造，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占全世界的35%，美国是最大的金融体，最主体的货币，如果中美合体变成一个准联邦结构，那么完成这个线下搬往线上的工作可以加速，甚至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美元的充值和重置的可能性要大，至少大50%的概率。然而，美国的头部没有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他们仇中和反中深入骨髓。

另外，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他们做的中国工作做的有点偏了，他仍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逻辑。他们做的逻辑上出了严重的偏差，就是中国有大量的思考者、研究者完全不接受他们所推出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整个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意识形态完全是不接受的。我国主体性的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在内，是热爱我们祖国的，热爱我们民族的，热爱我们党的。

我们对国家的安定团结统一视同自己的生命，这和他们所理解的一小部分的人完全是两回事。尽管USAID可以帮将这部分人包装成多么神圣，但没有用，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青年，他们脑子很清楚。在整个的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党的认同上面，是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所以我觉得中美共治这个事情，从一开始他们不接受，到他们想到的时候来不及了。

在这里我多说几句，因为这是我一个重要的理论论述，我在此花十分钟的时间进行一次完整的叙述，你们可以把它单独成文和或者是成视频。中美两国博弈，再也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博弈，再也不是两国博弈，确实是中美博弈，但这不是两个国家在博弈，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中美博弈已经不在一个系统内博弈，或者说不在一个生态内博弈。我知道我说这个话好多人听不懂，或者好多人并不认同。

我重复中美博弈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博弈，不是；中美博弈不是在一个系统内或者是一个生态内博弈，不是。两个不是，那么它是什么呢？中美博弈是两个生态体系的博弈，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西方解体的原因。美国的西方生态体系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正在生成的东方生态体系，这两个生态体系在博弈。请注意，我对东方生态体系的描述。中国在历经美国长时间的打压，其实从奥巴马的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围剿。

中国可能自2012年之后，特别是在2014年央地税合并，2015年取消与美元联汇之后，开启了我们长达十年的生态重构。我们现在用的

是这回王外长入大的讲话，精彩绝伦，他基本上把这个事情差不多说透了。我用我的语言来构造，我们是用小多边的外交，就是联合国框架我们用不了，原有的结构人家要跟我们脱钩断链，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小多边、多圈层的结构在重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请注意我的描述，小多边外交，小多边的政治、经济往来，小多边的关系。多圈层，中俄圈层是一个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混在一起的。中国中亚圈层、中国西亚圈层、中国中东圈层、中国东盟圈层、中国拉美圈层、中国非洲圈层，我们正在形成小多边多圈层，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政治的、经济的一种关系。而这个经济关系正在构成围绕着中国展开的一个东方生态，这个生态正在成型，而且他朝气蓬勃，正在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之中。

美国，我们通常会将西方叫美西方，美国和西方，我为了备课，我就问了这个deepseek西方的概念，问了豆包。西方的概念他们说起来非常复杂，我说的是一个广义的西方，说的是现代的西方，不是古典的西方，就是以美国为首加上老欧洲，加上日韩，构成一个我所说的这个广义的西方，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然后他们在打压后续的主要是不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

而中国呢？经济迅速发展，我们以平等相待，所以我们与一些国家建立了非常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我们的所谓的战略伙伴，就是构成了小多边多圈层一个新的生态体系正在慢慢的生成。是两个生态体系正在形成竞争，是那个生态体系要抛弃、踢开，脱钩断链。这个生态体系不是两个国家，是两个生态体系在博弈。我为什么要用两个生态体系来概述中美的博弈呢？因为我必须得使用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来描述。

两个生态体系就是两个耗散结构，当一个耗散结构的能量向另外一个耗散结构转移，转移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转移的过程中，如果结构性出现了结构性耗散，转移不能顺利完成，旧有的结构生态将会崩溃，新有的生态因为能量的转移仍不足够，可能也会崩

溃。现在正是能量转移的最关键时刻，当你理解两个生态体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它不是一般意义简单的政治博弈、军事博弈，它必须是有博弈，有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能量转移顺利完成。

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态体系顶端的部分尚未构造完成。我们这个体系里边最核心的那个部分，围绕中国建立的所谓的东方的生态体系最核心的部分——金融的部分，尚未生成，尚未完成，还是个能量转移的部分，过程性转移的部分。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生态和另外一个生态的能量的吸取、转移、同化的过程。必须要这样认识目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才能够避免犯低级的错误。因为它是两个生态体系，不是两个国家，简单两个国家；你给我一拳，我跟你一脚，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也不是简单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

我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态体系的生成、成长壮大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一个是我国的经济体量在这，我国的主体性正在建立之中，特别是围绕着人民币信用的主体性正在建立之中。如果人民币与工业用电挂钩的话，我国的信用体系的成型的速度会大大提前，会迅速加速。这个今天来不及讲，我先不讲这个。我们讲西方，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西方的解体。我说西方的解体说的不是美国的解体，说的是西方的这个生态体系正在崩塌之中。这个崩塌我们可能要感谢川普，因为川普打了一通七伤拳、王八拳。

挺有意思的，这个标志点就是2月28日在白宫，川普与泽连斯基的那场交锋。那场交锋是对西方的政治体系的一次重击。这个重击会很快随着川普对欧洲关税的大棒的抡起，出现西方整体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解体。“解体”一词我们熟悉的是苏联解体。这一次是美西方的解体，但都是解体。它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都有同质性。

当在一个体系之内，在西方这个生态体系之内，最大的那个东西无法从另外一个生态获取能量的时候，我说的是美国，当它无法从东方体系获取能量的时候，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体系内部吸取能量。在西方体系内部紧挨着头部的就是欧洲、日韩台，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现

象，这是一个物理现象。美国无法从另外一个生态获取能量，它为了活下去，它就必须要在体系内部将其它国家的能量吸纳来延寿。

我看到了我国的国政的专家们、学者们，各路网红们、大V们在讨论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那一场闹剧的评论。但我知道大家看的是闹剧，因为多数人做不到为物不二，他为物有二。他可能就是与非，对与错、前与后、左与右、英雄与小丑等等等等。但我们看这件事情看的是，因为美国根本就没有对泽连斯基怎样，美国联俄唯一的目的就是它要吸吮欧洲的能量、养分。

于是在整个的欧洲，在加拿大、在日韩台出现了一群政治家，像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瞪大了眼睛，发出了天问：爸爸不要我们了？爸爸不要我们了？这个天问发出来之后是惊恐，但请不要着急惊恐，后边他们会发出更大的惊恐——爸爸要吃我们了！两句话：爸爸不要我们了，爸爸要吃我们了！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在系统内部它必须活下去，就是那个大家伙要活下去的时候，它要把其它身边的小的要吃掉以补充能量。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甚至我不想用道德上的评价来说这件事。

他拉着俄罗斯来扮演外部性，来吓唬欧洲、吓唬日韩、吓唬小泽，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粮食，成为干粮。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它也没有脱离天道，它也是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或者用达尔文主义或者达尔文的自然进化理论，它就是这样的。它谈不上道德上的羞耻，也谈不上什么残酷不残酷，物竞天择。它是政治生态走到最后的一种必然逻辑，一种必然选择。

那么西方的总的解体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开启、演进和结束呢？我准备了一个纲，但我今天来不及讲那么细，我想今后有时间我们再说吧。我想说一下西方的分层，基本上是四个层级：美国是独立的一层，昂萨是第二层，老欧洲是第三层，日韩俄（我将俄也放过去）俄台新算是第四层。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将“俄”放在那儿，俄现在

是我们生态里的一个部分，但你们不许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地思考问题，我暂时。

我刚才说的分层也是美国汲取营养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它先动的就是加拿大，因为在吸取能量的时候它有它的逻辑，加拿大应该跑不掉了，台积电也送过去了。俄国会配合美国完成部分在欧洲的收割，甚至俄国可能会向美国让渡一部分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整个的过程中就是在西方生态未崩溃之前，俄国是一个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个它，一个土耳其，两边。在结构上你必须这样理解生态。

在我们这个生态体系中，中国是无疑的头部。刚才我说了几个圈层，那是第二个层级。我们的底盘基本上是全球南方这样一个结构。两个生态，美国现在是收回了它对欧洲（就是北约），收回了对日韩台新的军事保护。收回对他们军事保护，就是它的政治生态已经在撕裂。经济上，美国显然是以邻为壑，开始进行霸凌。川普的“川马新政”对西方的解体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如果不是他这么作的话，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西方的解体。

我以前是这样规划的，就是我认为到了2049年，西方的500年的殖民史结束，那个时候西方才开始进入到悲惨的分崩离析。西方的解体可能跟苏联解体是一样的，它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过程，但是因为苏联的解体有斯拉夫族作为骨干，所以他还能留下一个俄罗斯。西方的解体可能会是一地碎片，并且随着西方的解体，殖民史告一段落，就是500年的殖民史就告一段落，要结束了。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我刚才讲了一个金融，讲了个西方解体，我们讲一下，简单说几句美元重置。美国如想完成合众国的续命，必须重建美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有很多人问，难道美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吗？可以这样说。因为美国权力的象征，应为合众国总统，但总统真的并不掌握美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它必须完成主权重建。他们管这个叫深层政府，deep state。

我刚才讲了大唐，皇上是李隆基，但李林甫执政的19年，完成了对皇权的僭越。实际上，他虽为宰相，但它控制了整个的财政金融体系，甚至控制了人事结构，就是这个官吏的任免，甚至一些重要的藩镇的将领，都成了他的子弟门生，所以他会形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僭越，美国如此，欧洲如此，日本如此，韩国如此，台湾如此。他们现在的执政者均没有拥有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标志是立法权，经济主权的标志是财政金融主权。

其中，政治主权先放一下。金融主权核心的权力，征税权动不得，那是立法的；铸币权是可动的部分，而且铸币权涉及到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现在美国要动的就是铸币权。所以美元的重置已经摁下了启动键。请记住我今天的话，美元重置已经开始了，按下了启动键，它的标志就是马斯克的doge“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建立的那天开始。一旦摁下去启动键，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了。他必须一路向前，若好的话，完成使命，若不好的话，美元就会崩溃。

我们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他们始终认为美元出问题是一件很久远的事情，眼前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留着外汇储备，要留着美债，留着欧债，留着日债，我们还是要战略资源储备，还是要这些。我在香港谈到香港的储备和财政结余的分布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存一两黄金呢？他们认为那才是3A级的抗风险资产。那你怎么办？他就是这样想问题的，你怎么办？所以我说祛魅的工作是非常痛苦的。你想说服他们，他们就觉得你傻疯子有病，他们认为美债才是最好的资产。

他已经变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就是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说什么也没用。我在美元重置的过程中，我大体将美元重置的历史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我今天不讲后边两个阶段，我只讲第一个阶段，就是美元重置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所以你见到黄金了，你见到黄金的状况，你见到数字货币的状况，他们已经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美元

重置的逻辑，就是美元其实在黄金和比特币面前已经出现了历史性贬值；其中对比特币的贬值是非常夸张的，并且川已经说了，要将比特币纳入美国的战略储备，第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美债危机；对美债的整体信赖，就算是有那么多的崇拜者，近乎奴隶般的跪拜者，他不愿意放弃美债，愿意拥抱美债、美元资产，但仍然会有睿智的人开始做风险安排，包括巴菲特，不光是巴菲特；我知道好多好多的投部都在做风险安排，买黄金的当然是头部，他们说是央行，怎么可能。各国央行不是，是美国的头部，都在做风险准备。但你知道，一旦出现美债危机，美元的流动性危机必然引爆战争。是不是三次大战我就知道了，肯定是要打仗的。

小打当然是在中东，动伊朗，动波斯湾，大打我不好说了。战争会导致全球资本回流北美，回流美国，甚至可以击穿新的东方生态体系的钱回到北美。让这个西向东的转移暂停或者是逆向转移，开始东向西的能量转移。只要出现了极端情况——战争，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美元的重置过程中并非线性下跌，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它并非一个线性下跌的过程。黄金和数字货币上涨也并非一个线性上涨过程，中间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这个剧烈的波动的时间点很近了。

这是我反反复复建议人民币尽快跟工业用电挂钩的原因，工业用电在0.75这个水平上下浮动0.25元，就是完成与工业用电挂钩，完成人民币的定价逻辑。在美元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为全世界提供一个避风港，提供一种可能性。同时，我也建议我国迅速的展开web3、通证化和稳定币的准备工作，因为它需要大型基建，所以要快，我们的货币要变成一个有备兑支付基础的货币。同时我们在数字货币上也要开始突飞猛进才行，突飞猛进才行。货币重置过程中有巨大的风险。

所以，今年的投资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既要看到我们能看到东西，也要去思考我们看不到东西，因为我们开车向前，只能看前方，

不能看倒车镜，也不能听外边传来的声音，外边传来声音可能会有诸多的问题。好吧，我也累了。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一多半儿来不及，来不及讲，将来还有时间。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儿。好吧，我就戛然而止，就先聊的这儿，给一个框架。我知道大家会有能力做分析的。明天有时间的话，我再补几句投资的事。好，再见！